

假靳东与互联网负面性

原创 王子君的碎碎念 王子君的碎碎念

2020-10-13

18:18

这两天靳东火了。

抖音上有人用他的脸合成视频，语音内容都是“姐姐关注我”、“姐姐我想你”之类的。这种操作在养号做号里比较普通，就像定制版汤姆猫一样。

多数用户一眼就知道是合成视频，出于猎奇或娱乐的心态点个关注。

但这次的问题是，真的有不少乡镇阿姨觉得视频是真的，真以为靳东爱上了自己，在向自己表白。

其中一位61岁的大妈直接杀奔长春，要与靳东见面。

乍一眼看这新闻，像闹剧。微博上的第一反应，也是“靳东的大妈粉丝有多狂热”；

细看这新闻，是悲剧。很多人觉得深层上是农村（其实城市也有）大龄妇女的空虚精神生活，是一种普遍的女性压抑；

但我说，这还是一场正剧，是互联网技术负面性的日趋显现。

长期以来，主流声音认为技术是中立的，是没有价值判断的。技术的风险，都是在掌握技术使用的人身上。

身为一名文科生，这块不好置喙。但是传播学里，技术并不被认为是完全中立的，麦克卢汉就有一句名言：

媒介即信息。

传播内容的媒介——如电视、报纸、广播、互联网等——本身就是信息。不是说电视上画面里播放的信息，而是通过电视台向大量人群播放内容的这一手段，本身就是信息。

纸媒传播的手段、互联网的手段、电视的，这些传播方式以及背后的内容制作、人才培养、商业模式，都是信息，而且这些信息会随着媒介的变化而变化。

媒介本身带有信息，这些信息又会随着媒介差异而区别。最后随着不同媒介上的生态发展（也就是所谓的纸媒内容、互联网内容、电影内容等），不同媒介平台上会呈现出各自明显区别的价值观。

具体来理解一下。

读杂志、周刊和日报的人，感受的信息价值观导向就会有区别。

杂志多数偏细分领域，会在专业性上有追求；周刊倾向一周总结，讲本周已经被多数读者熟知的事件，自然要加入大量评论性内容来补充；而日报，是你吃早饭坐地铁的过程里看的，肯定要简短高效地总结昨天发生了什么，而且要足够醒目。

大英子民常说“读《经济学人》的怎么和看《太阳报》的聊天”，一方面确实有阶层装逼的传统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《经济学人》是周刊，偏深度分析，跟《太阳报》这种日报标题党实在不是一个路子。

不过到互联网时代，这差距就更可怕了。

互联网以实时、互动、临场等特点扫荡了传统媒体，纸媒时代所形成的系统化阅读能力被普遍摧毁，电视、电影时代所建立的长时被动观看能力也濒临崩溃。

不求现在的读者能速读一万字，他们之中静心看下一小时纪录片的人（没弹幕那种），也寥寥无几了。

如果你还是，恭喜你，你是个古典受众，你大概还保留了相当不错的系统化分析信息的能力。

本以为互联网把读者都变成了短平快，已经是极限，结果现在又来了信息茧。

算法把早期互联网广场式的信息平台，窄化成了一个信息牢房。算法选出你最喜欢的内容，算法屏蔽你不感兴趣的内容，算法强化你的喜欢。

信息茧、回音壁、算法牢房，叫法很多。商业上的价值进一步增大，用户的数据更可靠，转化效率更高；

公众意识上的破坏更严重，私域知识更多，共识更少，“普遍的无知”更严重。

像“靳东大妈粉丝”事件，在互联网人眼里应当是一种悲哀。

我们原以为互联网能够建立一个更开放的平台，用丰富的信息量来弥补彼此的知识短板。在开放空间里，这些知识或许不能让大妈有更好的生活，但至少能让大妈知道视频是假的、手机另一头不是靳东。

可在如今互联网——尤其是移动互联网——普遍成为每个人生活基建的现在，下沉到每个用户里最多的，不是开放平台，而是封闭空间。

假设一万人里有10位高度偏执的人，开放平台可能能让其中五位保持正常信息获取，生活没有严重偏离；而封闭空间则有可能让这10位都陷入偏执强化，并诱导另外10位加入其中。

随着互联网在深度层面上的应用普及，互联网的负面性也在我们的生活日趋显现。

